

我們在成功嶺上

——須百分之百完成「後備兵訓練」及「大專學生暑期訓練」兩大任務。基地官兵同時不忘自我訓練……

一步一昂首，走上成功嶺；一步一回頭，走下成功嶺。民國四十四年九月，我走上成功嶺，在預備第一師第二團第三營第七連，擔任中尉指導員；到六十一年十一月移交預備第十師，走下成功嶺，經歷了十七年。

在成功嶺那段期間，我們刻苦耐勞，排除萬難，先整建營區，又完成各項訓練設施。「凡事豫則立」，我們必須百分之百之完成「後備兵訓練」及「大專學生暑期訓練」兩大任務。基地官兵同時不忘自我訓練，不斷精進。

在基地訓練時期，我們有位高明的大家長——師長高任將軍，由於為人親切，我們私下都稱他為「高班長」。他體型魁梧，領導力很強，善與官兵相處，使得後備兵訓練及大專學生訓練，順利展開，獲得各界好評。

「從成功嶺走向成功之路」



↑民國五十三年，張聲（後排右二）擔任預一師四團一營上尉政戰官時，和參與成功嶺大專學生暑期訓練班的長官同袍合影。前排左三為營長杜承武中校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聲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，服役陸軍至六十五年退伍後，轉任大樓管理員至九十年退休。

在成功嶺「後備兵教育訓練」與「大專學生暑期訓練」期間，來自社會各界的康樂團體，給予我們很多鼓舞。那時代的康樂隊，每週一次上成功嶺，鼓舞官兵士氣，歡笑聲不斷，尤其是老歌星高曼麗演唱的「王昭君」、「山東曼波」，高凌風帶來的「野菊花」、「燃燒吧火鳥」，王小冬的「高崗上」，凌峰的「船歌」等動人歌曲，餘音繞梁，常常迴盪在成功嶺的每個角落，消除了官兵的身體疲憊與思鄉情愁。

和親友都來參與這件事。一時之間車水馬龍，冠蓋雲集，擠得水洩不通，到處洋溢著歡聲笑語。成功嶺也是地靈人傑，臥虎藏龍之處。成功電影院放映的國語影片「長江一號」，一連七天都不下片。原來官兵之間盛傳，片中人物李鐵生，就在成功嶺。有人說得活靈活現，有人親自去訪問李鐵生先生。指揮部也確實有「李鐵生」其人，他本人卻始終沒承認也沒有否認，但這段故事，仍在成功嶺上傳為佳話。

我們有一位老同事「李金真」先生，對中華文化的「聲韻」很有研究，為人隨和，褲子口袋裡常放一塊生薑，大家笑他也不以為忤。當時，中央日報連登了兩天筆名「李生薑」的大作《中國文化聲韻之研究》，大家半信半疑，最後證實，確實是李金真的作品。聽說經國先生曾特別嘉許，政工幹校也開設專課，聘請他為教官。

我們剛上成功嶺時，有位將軍送給我們一面「常勝旗」，勉勵我們再接再厲，完成更大的「成功」與「勝利」。那位將軍的體型，好像影片中的拿破崙。在成功嶺十七年，留在成功嶺上的是，曾經揮灑的汗水和踏過的足跡，還有那面永不褪色的「常勝旗」。

各位家長放心。

成功嶺坐落於臺中市南屯區與烏日區西側的大肚山上，離臺鐵成功站及烏日站不遠，現有高鐵臺中站，交通更為便利。當年駐軍為陸軍預備第一師，原負責新兵訓練任務，後來國防部又賦予大專學生暑期集訓重任，並成立大專學生訓練班，至民國五十五年間，由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羅友倫上將兼任班主任。

羅司令接任大專班主任後，即命所屬預備師和新兵訓練中心，精選陸軍官校正期畢業生擔任連、排長，高中以上畢業的士官擔任班長，支援訓練任務，並先期集訓幹部。

當年大專院校聯考放榜後，凡錄取男生，均須進入大專班，接受六週的軍事訓練。由於國內大專院校不多，家有子弟能考取大學，上成功嶺受訓，視為一大榮譽。

大專班開訓的第二週週日，舉辦「懇親會」，邀請學生家長上山和子弟面會，同時參觀基地訓練設施，瞭解在營生活情形。

——當時參加懇親會的親友非常踴躍，有一家來了八人，包括祖父母、父母與兄弟，還有女友……

記得羅司令於懇親日中午，以便餐招待全體家長，另調派國防部三軍儀隊、樂隊和陸軍藝工隊，在餐會中表演助興，大專生約一萬二千多人，每位學生郵寄邀請卡二份，原預定學生及家長為三萬六千人，懇親會前特別協調鐵路局，當日一早分別自臺北、臺中，以及高雄至彰化，各加開二班快車，以接運家長。另動員臺中、彰化客運的數十輛客車，接運家長上成功嶺。大專班則在臺中和彰化火車站設立接待組，協助家長上車，統計人數，沿途派遣憲兵指揮交通。

當時參加懇親會的親友非常踴躍，有一家來了八人，包括祖父母、父母與兄弟，還有女友。由於來者是客，不論有無邀請卡，照樣接待，餐費照實際接待人數補發，又臨時派車到臺中市場採購副食品應急。

餐會集中於大操場舉行，將課桌搬到操場當飯桌，菜色由各連依八菜一湯規格，烹調好送至會場。上午十一時，全體學生各自引導家長入座，十一時三十分「懇親會」正式開始，羅司令上臺致詞，歡迎各位家長遠道來到「成功嶺」，並表示，各位家長把子弟交給國家接受軍事訓練，他身兼班主任，有責任和義務照顧這批未來國家棟樑，並已要求全班幹部，不僅要教導軍事常識，鍛鍊強健身體，更要照顧健康與安全，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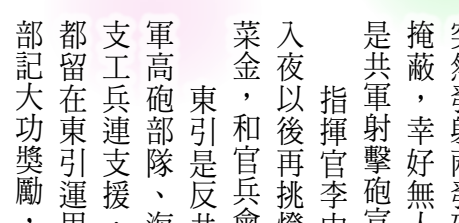
↑民國八十一年元旦，鄧貴榮、林純夫婦（右一、二）和長子、媳、孫及姪子於家中合影。

在我完成任務準備下山時，有一對教授夫婦沒趕上車，就邀請他們搭我車下山。車行中，這對夫婦稱讚成功嶺的軍事教育。那位女士說，他們夫妻都是學教育的，十幾年來連自己的小孩都沒教好，平時生活散漫，想不到來成功嶺才兩星期，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下車一見面，孩子馬上前來行了舉手軍禮，高喊：「爸媽好！」午餐也不再挑食，什麼菜都吃了！

我對他們說，成功嶺的訓練確實不錯，因為軍事教育有些強制性，講的是階級服從，學生在班裡階級最低，見了班長都要敬禮，否則要受罰。且因從早到晚都在出操、上課、演習，不時在活動，消耗能量大，不吃就會飢餓。訓練如能改變一些不良習慣，是一件好事。我送這對教授夫妻到達臺中站後，他們仍一再道謝。

那次「懇親會」不僅獲得學生家長好評，新聞媒體也大幅報導與肯定，但因臺中、彰化至成功嶺往返交通均免費，場面盛大，被媒體戲稱為「成功嶺大拜拜」。

「懇親會」後，羅司令指示檢討得失，結論是「懇親會」順利成功，但動員人力和交通運輸太大，又露天席開五千桌，安全顧慮太大，決定自次年起，改由各學生連分別舉行，成功嶺盛大餐會乃成為歷史。



↑民國九十五年秋天，朱其龍、張愛青夫婦（左、右）合影。

東引小島，位於馬祖列島東北方，與大陸一水之隔，面積四、六平方公里，居民八百多人，均為漁民。

民國五十三年，本人服役於陸軍二軍團，在工兵指揮部所屬工程兵連（非野戰工兵），擔任中尉輔導長，連隊奉命支援東引島。

由於連長在基地訓練時罹患重病，指揮官成堅將軍，特命我帶領工兵連官兵，攜行機械裝備，自基隆港口上船，海運到目的地——東引島，行動過程定名為「東昇演習」。

有一天，正當大家奮力施工時，對岸突然發射兩發砲彈到工地，弟兄趕緊就地掩蔽，幸好無人傷亡，待仔細檢視，原來是共軍射擊砲宣戰。

指揮官李中將毅然宣布，暫時停工，入夜以後再挑燈夜戰，並親往工地致贈加菜金，和官兵會餐。

東引是反共救國軍駐地，當年駐有空軍高砲部隊、海軍連絡站，陸軍僅有我這支工兵連支援，俟工程完成，重機械裝備都留在東引運用。返臺歸建後，榮獲國防部記大功獎勵，至今仍引以為榮。

支援東引建雷達站

——在攝氏七度以下低溫天候中，冒著紛飛大雪挖鑿坑道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朱其龍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加入幼年兵來臺，四十七年考取政工幹校，服役至八十六年退伍，之後轉任公職，服務至退休。

種花 賞花

——綻放的花朵，在日光照耀下，黃色花瓣顯得更加豔麗。妻見了歡喜不已……



↑民國八十五年春天，王恩群、宋玉珍夫婦（左、右）同遊阿里山時，於塔塔加合影。

秋冬屬於花樹落葉的季節，在臺灣也是農地休養生息的時節。農家種些不需施肥、不採收亦不用照顧的作物，如油菜花及波斯菊，不但美觀，還能得到政府補助。待要翻田土時，可直接埋入土中當作肥料，所以前幾年桃園地區的農地，常可見此兩種農作物。

今年除觀光農園有種植外，跑過以往種植及拍攝過的地方卻遍尋不着。如：桃園縣的八德市原是農地，多年來休耕時就種些波斯菊。由於農地重劃，變更為住宅區，建起大樓，花自然也沒了。

前年六月底，應小孫子要求，至萬華選購一隻名為「金太陽」的中型鸚鵡雛鳥，孫子為其取名summer（夏天）。先餵牛奶，一個月後羽毛長全，改餵專用鳥食加水泡軟（過硬無法咬碎）。一個月後可自行進食，再附加菜瓜子。剩餘之菜瓜子及糞便，就填入種木瓜樹的花盆內作堆肥。

數日後，澆水時發現有幼苗長出，不知是何種樹苗？再觀察幾日，見其茁壯，移植兩株，單獨種於盆內。又兩週，即施撒有機肥。

有一天，妻子發現，問是何種樹苗？即告知，應為鸚鵡沒吃完的菜瓜子，撒入花盆，長出菜苗。

半個月後，花苞長出，的確是向日葵，綻放的花朵，在日光照耀下，黃色花瓣顯得更加豔麗。

向日葵，種子能食，又能炸成油，是具有經濟價值的用途植物，需到專業觀光農場方能見到。

妻見了歡喜不已，即剪下兩株，請媳婦帶回家插在花瓶，長出菜苗。

不能自己種，就欣賞別人栽種的，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邊，種有波斯菊和向日葵，曾開車帶妻子前往，見到一大片美麗壯觀的花卉，卻被一些攝影者踩壞很多。次年再前往拍攝，居然沒了，真是可惜。再尋它處花園，均用鐵絲網圍住，算是對缺德攝影者的抗議！

雖然種花目的不在收成，但依然感謝能欣賞到這麼美麗的花朵，也給我們留下很多值得回憶的照片。感恩！

求，至萬華選購一隻名為「金太陽」的中型鸚鵡雛鳥，孫子為其取名summer（夏天）。先餵牛奶，一個月後羽毛長全，改餵專用鳥食加水泡軟（過硬無法咬碎）。一個月後可自行進食，再附加菜瓜子。剩餘之菜瓜子及糞便，就填入種木瓜樹的花盆內作堆肥。

數日後，澆水時發現有幼苗長出，不知是何種樹苗？再觀察幾日，見其茁壯，移植兩株，單獨種於盆內。又兩週，即施撒有機肥。

有一天，妻子發現，問是何種樹苗？即告知，應為鸚鵡沒吃完的菜瓜子，撒入花盆，長出菜苗。

半個月後，花苞長出，的確是向日葵，綻放的花朵，在日光照耀下，黃色花瓣顯得更加豔麗。

向日葵，種子能食，又能炸成油，是具有經濟價值的用途植物，需到專業觀光農場方能見到。

妻見了歡喜不已，即剪下兩株，請媳婦帶回家插在花瓶，長出菜苗。

不能自己種，就欣賞別人栽種的，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邊，種有波斯菊和向日葵，曾開車帶妻子前往，見到一大片美麗壯觀的花卉，卻被一些攝影者踩壞很多。次年再前往拍攝，居然沒了，真是可惜。再尋它處花園，均用鐵絲網圍住，算是對缺德攝影者的抗議！

雖然種花目的不在收成，但依然感謝能欣賞到這麼美麗的花朵，也給我們留下很多值得回憶的照片。感恩！

重部隊演習，視同作戰，此次特定任務，是興建空軍雷達站，以掌控敵機行動，遠程可掃描到大陸的內陸地區。

這項作業令我難忘的，是積極趕進度，限期完工，在攝氏七度以下低溫天候中，冒著紛飛大雪挖鑿坑道。但官兵們士氣高昂，不叫苦、不怕難，不畏寒冷，全力大興土木。為鼓舞士氣，我身先士卒，領頭做工，大家興高采烈，有說有笑。地區指揮官李定中將軍曾前往鼓舞士氣，讚揚官兵兄弟苦幹實幹的精神。

有一天，正當大家奮力施工時，對岸突然發射兩發砲彈到工地，弟兄趕緊就地掩蔽，幸好無人傷亡，待仔細檢視，原來是共軍射擊砲宣戰。

指揮官李中將毅然宣布，暫時停工，入夜以後再挑燈夜戰，並親往工地致贈加菜金，和官兵會餐。

東引是反共救國軍駐地，當年駐有空軍高砲部隊、海軍連絡站，陸軍僅有我這支工兵連支援，俟工程完成，重機械裝備都留在東引運用。返臺歸建後，榮獲國防部記大功獎勵，至今仍引以為榮。